

論楊澤詩作中的「匱乏」書寫

黃立鵬*

摘要

本文嘗試以拉岡 (Jacques Lacan, 1901-1981)、紀傑克 (Slavoj Žižek, 1949-) 精神分析理論中的「欲望」(desire)、「匱乏」(lack)作為切入視角，詮釋楊澤(1954-) 詩作中關於愛、追尋、理想的書寫題材與現象。本文擬以楊澤出版的四本詩集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文本分析為方法，探討「匱乏」概念與楊澤詩作的對話關係——楊澤創作中對理想、國族、愛與幻滅的辯證思考，貫穿其詩作內容；以「瑪麗安」此一重要意象為例，「瑪麗安」中蘊含的自我、母親、「理想」的形象，亦可以拉岡—紀傑克理論的小對形 (objet petit a)、幻象 (fantasy) 等一系列概念進行詮釋。綜上所言，筆者認為，以此視角針對楊澤的詩作進行解讀，應可作為研究臺灣現代詩中具有「匱乏」書寫的先聲，期許能吸引更多研究者的關注。

關鍵字：匱乏、楊澤、拉岡、紀傑克、精神分析

*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班二年級

一、前言

楊澤在其第三本詩集《人生不值得活的》的後記中，運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如「創傷」(trauma)、「匱乏」(lack)，闡明其詩作的書寫主題、意象的選用與影響：

對我而言，愛情永遠像一首抒情詩：每首詩都代表了一種回歸子宮的真實渴望……詩裡的每一句嘆息、悲歌同樣純粹——都是從存在的傷口 (trauma)、缺口 (lack)，從你我內在的「空洞」出發……寫詩和追求女人這兩件事，只是把我原有的「母親依賴」、「母親幻想」推到了極致；同時卻又倒過來證明，雖然當年我在同儕眼前掩飾得不差，但我的確是一個感情豐富、容易流淚的「母親的小孩」。¹

從上述引文中，可見「存在」的缺口、匱乏，是作為楊澤詩作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從精神分析的視角觀之，其詩作的書寫目的，便是嘗試通過對愛的探討、物象與理想的追尋，填補主體的「構成性匱乏」(constitutive lack)。²依其詩作與後記觀之，楊澤的「匱乏」與「追求」可追溯於對母親的依賴與分離——為了復歸原初大他者 (Other)³ 的同一性的幻想，楊澤以追求的姿態不斷肯認此一想像性認同。

若以拉岡 (Jacques Lacan, 1901-1981) 的精神分析理論觀之，詩人不斷探求愛、理想，並通過隱喻、換喻置換意象，只為獲得完滿的愛與理想的行為，符合拉岡理論中「需要」(need)、「要求」(demand) 與「欲望」(desire) 的欲望結構：

在要求與需要分離的邊緣中欲望開始成形。這個邊緣地是要求以需要會帶來的那種沒有普遍滿足的（稱之為「焦慮」）缺陷的形式開闢的。⁴

欲望是通過要求表達需要所造成的剩餘物：「當要求與需要分離，欲望在此邊際處成形」……欲望與需要不同，欲望永遠無法被滿足；它的壓力是持續的，也是永久的。欲望的實現並不在於欲望的「完成」，而在於

¹ 楊澤：〈後記〉詩人在青春的歡樂中開始歌唱，《人生不值得活的：楊澤詩選》（臺北：元尊文化，1997年），頁131-132。

² 「然而這個圓是無法化方的，因為主體只有通過從那兒退出，只有通過造成缺失才能構成。根本上就是因為他既必須在那兒算個數，又只能以缺失來起作用。」上述引自〔法〕Jacques Lacan 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2001年），頁616。

³ 從拉岡對伊底帕斯情結的詮釋而言，母親是嬰兒的原初大他者，維持其同一性的幻象。

⁴ 〔法〕Jacques Lacan 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頁624。

欲望本身的再製造。⁵

「需要」是屬於生物學的事實，針對生理上須被滿足的客體。⁶而需要的根源是生命本真的匱乏、永遠失落的愛的客體。於是，需要在語言的指涉將會不斷變化，難以滿足，如同語言符號的「能指」(signifier)不斷滑動、置換，始終達不到「所指」(signified)的確切意涵。這指出語言、欲望，乃至於人類存在的空洞核心。鄭慧如於《台灣現代詩史》中曾以「綺麗」、「游離」、「徬徨」的評語探討楊澤詩的氣質。⁷筆者認為，楊澤詩作所具備的上述氣質，以及追隨的崇高形象（以綺麗、浪漫的意象描述幻象），實則源於主體、大他者的匱乏，並指向那必然失落的失落客體與再次求索的驅力。

關於研究楊澤之重要性，可從其在臺灣現代詩史的重要地位加以說明——楊澤與羅智成等詩人，曾共同創辦詩社團體的經歷、擔任文學編輯時的「守門人」身分、其詩作所反應時代境況，上述特點在諸多探論臺灣現代詩史的書籍中出現。筆者認為，楊澤的重要性，可引述楊宗翰的論文：

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新詩可以走什麼樣的路？面臨既有價值崩解的危機，感知島內浮現「國家未定」與「都市特質」，一個詩人究竟該怎麼表意抒懷、拮抗世俗？楊澤以永遠「在路上」(On the road)的浪蕩不羈姿態，藉《薔薇學派的誕生》(1977)、《彷彿在君父的城邦》(1979)兩部詩集作出了回答。七〇年代中、後期的台灣，外有退出聯合國與台美斷交後的外交困局，內有經濟快速起飛及邁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換焦慮，讓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方出生的世代，更欲致力於重建傳統文化，對抗庸碌現實。小城嘉義長大，後北上就讀台灣大學的楊澤，在外文系及碩士班求學期間，寫出許多奇特地揉雜了猶移徘徊及滔滔雄辯的詩篇。⁸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以拉岡—紀傑克理論的視角，論析楊澤的詩作，應是合理、且具有創新性的視角，能為臺灣現代詩之研究提供新的視域；同時，楊澤作為臺灣現代詩史的重要詩人，亦有其重要性，具備研究價值。基於上述兩點，筆者欲以拉岡—紀傑克的精神分析理論作為研究理論與方法，且以楊澤詩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在本文中，將以三個章節論析：

⁵ [英] 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臺北：巨流，2009年)，頁 60-61。

⁶ 賴俊雄：《批判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新北：聯經，2020年)，頁 124。

⁷ 鄭慧如：《台灣現代詩史》(新北：聯經，2019年)，頁 371。

⁸ 楊宗翰：〈楊牧、楊澤與羅智成詩中的現代抒情風貌〉，《文史臺灣學報》第 11 期(2017 年 12 月)，頁 163。

首先探討詩作中對於欲望的追求姿態——經筆者考察，楊澤的詩題與內容時常以「在」作為核心：以《彷彿在君父的城邦中》的輯一「柏舟」為例，除了〈柏舟〉外，其餘詩篇名均以「在」為題。在此，筆者欲指出一種詮釋的可能性：楊澤不斷重複探討「在」的姿勢，實則是對於「不在某處」的呼告與傷感，經由書寫將其複述與產生距離。筆者認為可將之視作「匱乏」，以及「驅力」(drive)⁹的再現。故在第一節中，筆者將對以「在」為詩題的詩作進行分析。

再者，我們應當關注楊澤的意象，與精神分析談論的欲望、客體之關係——詩作前期時常出現的「瑪麗安」意義為何？我們能否將楊澤詩作中的意象，視作拉岡所言的小對形 (objet petit a)：支撐著主體的想像認同，遮掩著大他者的匱乏，同時也是實在界驅力圍繞的「客體」，¹⁰藉此說明楊澤如何建構其「浪漫」的幻象？筆者將在正文第二節，專門探討楊澤的「瑪麗安」意象與小對形的內在關係。

最後，上述的欲望結構，亦出現於楊澤對於家國、政治的追求中。依拉岡——紀傑克精神分析理論的角度而言，這涉及到符號、象徵秩序——即大他者——的建構。在伊底帕斯情結中，則是「父親」的角色。

關於楊澤詩作中的「父親」探討，可關注以下兩方面：楊澤詩作中對國族、政治的想像，以及楊澤將「時間」這個失落客體，擬為「父親」、「時間老爹」的意象。就前者論之，筆者認為，楊澤對符號系統的建構、大他者的象徵運用，可將其置於「用典」的角度加以審視：「典故」意味著對於大他者的認同，以及迴避失落客體的創傷方式。

從後者論之，擬人化「時間老爹」成為楊澤在詩中的傾訴、懺悔對象——年少的追求忽略了時間的流逝，直到年少不再方才停滯。「追悔」除了意味主體對失落客體情感外，筆者認為，更可以「凝視」(gaze)的角度探討：「時間」此一失落客體被主體凝視，同時，失落的客體被拔擢至「時間老爹」的大他者地位，主體成為被大他者——失落客體凝視的對象。筆者將探討此一凝視關係，以及「父親」在楊澤詩作中的地位。

⁹ 關於驅力，可引述兩個文段說明：「一但我們超越了欲望——也就是說，超越了撐起欲望的幻見——我們就進入了驅力的異域：封閉繞圈的不規則急速跳動的地域，在沒完沒了地重複同樣失敗的手勢中尋求滿足。」、「驅力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求完全滿足的神祕目的，而是回到其循環的路徑。」兩文段共同呈現「驅力」致使的現象：透過圍繞那已然失落、匱乏的客體，重新回到循環之中。在楊澤不斷求索的姿態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層涵義。有關上述文段，前者引自〔斯洛維尼亞〕Slavoj Žižek 著，朱立群譯：《幻見的瘟疫》(臺北：桂冠，2004年)，頁46；後者引自〔英〕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頁75。

¹⁰ 羅逸晉：《存在之匱乏：論拉岡「慾望原因」之概念》(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頁3。

二、「在」的意涵——缺席、追尋、圍繞的他方

(一)「匱乏」與「追尋」的根源與意義

從楊澤詩集的出版中，以《薔薇學派的誕生》、《彷彿在君父的城邦》為早期，呈現出浪漫主義的風格，吟詠著愛情、理想等青春時代的夢想；《人生不值得活的》、《新詩十九首》則為晚期，呈現憂悵、困窘的姿態。除了是詩人生命經驗與時代變遷的對話外，筆者認為，亦可見其詩作中，根植於詩人內心的「匱乏」正以一種外延的方式不斷擴大，伴隨欲望對象從「瑪麗安」到「父」、「浪蕩子」、「遺少」的意象置換。如楊澤自陳：

如今，隨著欲望的範圍無限擴大，「自我」相應地也產生一種分裂的現象；一方面是近乎「反社會」的沮喪狀態；另一方面，由於正常與異常的界線早已模糊，「真我」在「幻象」的反復沖刷、劫持下，隨時有流失、淹沒的危機感。¹¹

上述無疑再次應證楊澤詩作與拉岡—紀傑克理論的適切性。不僅是個人生命經驗的匱乏，更同樣是大他者的缺口，致使詩人在詩作中呈現其不斷圍繞、打轉的探索者姿態。故而，本節欲先行探討楊澤詩作中，如何通過虛構與真實、同一與離散、自我與他者的對應關係，說明其詩作中呈現的「匱乏」。

在此，筆者欲引述 Dylan Evans (1966-) 探討拉岡「主體」、「大他者」概念的文段，加以說明：

拉岡引進符號 S(A/) 用以表示「指出大他者有所欠缺的表記」。無論在表義鏈上增加多少表記，表義鏈永遠不完整；它總是佚失那個能夠完成它的表記。這個「佚失的表記」是主體形構的要素。¹²

從那「佚失的表記」當中，可獲得如下的詮釋視角：通過對「匱乏」的追求，以及將「匱乏」納入符號秩序，最終卻呈現失落、「不可能」的行動當中，我們得以構成主體與大他者。這意即主體與大他者是求索過程中「回溯性構建」¹³的

¹¹ 楊澤：〈後記〉詩人在青春的歡樂中開始歌唱，《人生不值得活的：楊澤詩選》，頁 140。

¹² [英] 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頁 160。

¹³ 「『大對體是不存在的』即是說，大對體只是回溯性地建立起來的幻覺而已，它掩蓋了實在界徹底的偶然性。但要由此得出下面結論，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中止『幻覺』，『看情事物的本來面目』。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這樣的『幻覺』結構了我們的（社會）現實本身。因而，幻覺的清除會導致『現實的喪失』在此或可稍對『幻象』、『幻覺』進行詮釋：正如給定主體同一性的錯覺，使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統一的意識肯認自身，做出行動；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偶然性，通過『幻象』，我們得以理解能指與所指的一種詮釋關係，進而可以與他人溝通，

產物。通過回溯性構建而成的同一性想像、認同，讓主體與大他者得以成立。因此，對匱乏重複的追求，其意義便在於此。筆者認為，這也正是楊澤重複求索的意義——在追求欲望必然失敗的結局中，通過重複的探索，構建同一性的幻想(幻想、意義的想像結構，也正是回溯性構建而成的)，並將這個幻想立為「愛情」、「理想」，努力為之。

楊澤透過什麼方式加以重複，構建自身的幻想與同一性？除了對相同、相似的主題與意象——如「瑪麗安」、「愛」、「理想」——近乎強迫重複的吟詠外。筆者認為最為顯著的特點，便是以「在」為詩題的詩篇。

關於「在」的觀點，可作如下詮釋：「解釋意義不在場才需要符號」¹⁴——符號的在場，變成為意義缺席的實證。楊澤詩篇的「在」，應以「在此處，但不在某處」的觀點進行理解。正如顧蕙倩所言：

如果詩人視一處地方為可以安居的心靈家園，那麼每一處空間所在都會讓詩人有秩序感……但是，這些以地名為詩的情懷，是一種心靈上的離散，使得楊澤在不同的城市間流浪，有時是虛幻的場景，有時又彷彿真實的令人不寒而慄，他無法落腳於現實家鄉，更沒有一處地方他視為唯一真相，為愛漂泊，為無政府主義繼續作夢。¹⁵

關於「在○○」的詩篇，儼然成為某種意義缺席的傷痕、銘記。

綜上所言，筆者欲透過《彷彿在君父的城邦》的「柏舟」一輯，開啟楊澤對於「在」的探討。將依據形式分疏如下：首先探討楊澤的「異國」想像，檢視其在異國的追尋之姿態，主要以〈在畢加島 之一〉、〈在巴拿馬〉為例；其次，探討楊澤於〈在臺北〉、〈在中國〉二者對於家國、理想的思索。

(二) 異國與苦難的象徵：〈在畢加島 之一〉、〈在巴拿馬〉

國族的想像，對於楊澤的意義為何？在此，我們須先置於當時的社會環境，方得窺見一隅——鄭慧如指出，一九七〇年代政治環境處於「外交挫敗、政治改革、國族認同抬頭」¹⁶的變動環境當中。筆者認為這加強其詩作中對於「中國」這一理想國度的想像與探求欲望，結合楊澤後來赴美留學，創作詩的數量減少之現象，可如此探討關於他詩作中的求索——一方面，政治環境變動，使詩中的敘

建構『意義』，藉此，『大他者』便形構而成。」上述文段引自〔斯洛維尼亞〕Slavoj Žižek 著，季廣茂譯：《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22-123。

¹⁴ 趙毅衡：〈符號學第一悖論：解釋意義不在場才需要符號〉，《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18年3月），頁2。

¹⁵ 顧蕙倩：《臺灣現代詩的浪漫特質》（臺北：秀威，2009年），頁194。

¹⁶ 鄭慧如：《台灣現代詩史》，頁316。

述者即使在異國流浪，仍心繫著那個理想、美好的「中國」想像，甚至欲以「革命」¹⁷報效；另一方面，他的流浪，正是深知理想的國度已然消散，於是只能浪跡異國；異國的美好的虛假想像背後，是暴政的掩去，正如那籍貫上的故鄉。因此故鄉便也成為了「異國」。

結合時代的脈絡，楊澤詩作間雜著抗拒與認同的形象，對此應可理解成楊澤詩作中「匱乏」書寫的成因——歸因於希望認同自身身分同一性，卻因為政治環境的失敗、舊的典律遭到取消的迷茫、愛之客體的失落等一系列的原因，進而感受到創傷經驗，並呈現在其書寫之中。

若從上述視角論之，以某個特定地名、或就國外—本土的關係，探討楊澤所在的異域，將錯失其核心。應當如此理解楊澤詩作中的異域——現實與理想的鴻溝。以此為線索，筆者先行探討〈在畢加島 之一〉

在畢加島，瑪麗安，我看見他們
用新建的機場、市政大廈掩去
殖民地暴政的記憶。我看見他們
用鴿子與藍縷者裝飾
昔日血戰的方場吸引外國來的觀光客...

在畢加島，瑪麗安，我在酒店的陽台邂逅了
安塞斯卡來的一位政治流亡者，溫和的種族主義
激烈的愛國者。「為了
祖國與和平...」他向我舉杯
「為了愛...」我囁嚅的
回答，感覺自己有如一位昏庸懦弱的越戰逃兵
（瑪麗安，我仍然依戀
依戀月亮以及你美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肉體...）

在畢加島，我感傷的旅行的終站，瑪麗安
我坐下來思想人類歷史的鬼雨：
半夜推窗發現的苦難年代
我坐下來思想，在我們之前，之後
即將到來的苦難年代，千萬人頭

¹⁷ 「我決定離開巴塞隆納，到新興的中國去參加偉大的國民革命。」引自楊澤：〈在巴塞隆納〉，《彷彿在君父的城邦》（新北：印刻，2017年），頁49。

遽爾落地，一個豐收的意象...
瑪麗安，在旋轉旋轉的童年木馬
在旋轉旋轉的唱槽上，我的詩
我的詩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化為有意義的犧牲？
我的詩是否祇能預言苦難的陰影
並且說，愛.....¹⁸

「畢加島」是楊澤虛構的島嶼。如此虛構的目的，在於以「虛構」作為超脫時空，使其作為人類歷史苦難的共同能指——象徵美好卻虛假的現代性建築背後，隱藏著真實的暴政、苦難、人頭落地的創傷記憶。在詩中，敘述者與愛國者的邂逅，那激烈的愛國者，彷彿正是象徵秩序的化身，正以愛國的象徵，凝視敘述者的逃避姿態——敘述者僅能以囁嚅的「愛」作為回答，呈現其空洞的匱乏。

匱乏不僅止於對現實的逃避。在敘述者對瑪麗安的描述當中，瑪麗安作為一個缺席的對象，正是詩人空洞、創傷在符號界中的小對形，成為「匱乏」的能指。此時，愛情的失落便與國族的失落聯繫，共同指涉難以言說的創傷；這「苦難的陰影」壟罩著和諧的象徵——「愛」的囁嚅。¹⁹而「豐收的意象」此一原先指涉的和諧、安定，被突如其來的創傷經驗「千萬人頭遽而落地」打斷，並且被打斷的偶然性，搖身一變成為歷史循環的真相。

這些創傷記憶，指向那和諧幻象（fantasy）的虛假性，指向那些意義的虛無傾向。然而，敘述者在此似乎並不對那創傷進行臣服，而是轉身以「我的詩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化成有意義的犧牲？」重新建構意義的幻象；即便有所疑慮，仍嘗試圍繞匱乏——創傷經驗，重拾對幻象的追尋，賦予幻象以意義。這是楊澤詩作中積極的一面。

而〈在巴拿馬〉一詩中，則呈現其消極的一面：

在巴拿馬
因為無事可做
我把一粒崩落的鈕扣丟下運河
希望他經過狹窄的魚腹
輾轉被南中國海釣起
希望他離開我

¹⁸ 楊澤：〈在畢加島 之一〉，《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頁 36-38。

¹⁹ 正如楊小濱曾指出北島〈你好，百花山〉中，「深淵」被比作真實域的精神黑洞，吞噬了象徵元素「雪花」，筆者認為此處的「陰影」與「愛」有著相似的對應關係。上述文獻可見於楊小濱：《欲望與絕望：拉岡視域下的當代華文文學與文化》（臺北：麥田，2013年），頁 25-26。

像一滴淚
離開它枯涸、
冷漠的眼²⁰

為何敘述者在異國無事可做？巴拿馬隱然指涉自身的無力，只能將一部份的自身——鈕扣——崩落，希冀通過重力、魚腹，重新尋得理想、熱情。筆者認為，此詩的開頭說明在異國的流浪，終究磨光敘述者追求的熱情，於是呈現意圖回歸故土的渴望。若我們將之視作對理想的追尋狀態——對現實的失望，讓身處非理想境地的敘述者意圖離去，卻又難以割捨對理想的探求，於是只能通過對「鈕扣」此一物件進行想像，重新踏上那尋求那能夠回歸的大他者「南中國海」的道路。此時，鈕扣的意象不但重合敘述主體的身影，更成為寄寓美好幻象、獲得希望，象徵著匱乏的小對形。

筆者認為，對此可再探討一詮釋的視角：「像一滴淚離開他枯涸、冷漠的眼」的語句，即敘述者的流浪目的，意即敘述者同樣也是理想脫落的產物。歷史循環又在此重現——鈕扣的離去，正隱喻敘述者在故土「無事可做」的逃離姿態；重點已然不在逃離的原因，而在於意圖通過自身破碎、逃離的姿態——鈕扣的姿態是為尋求安穩，即是敘述主體的渴望。

通過對上述兩首詩的探討，分別探討楊澤詩作中，敘述主體在異域的消極與積極意義。〈在畢加島 之一〉的敘述主體看見大他者的匱乏與不存在後，仍尋求著對「匱乏」進行圍繞，構建幻象；〈在巴拿馬〉則呈現敘述主體的分裂，以及尋求同一性的失敗姿態。

（三）幻象與現實的對比：〈在中國〉、〈在臺北〉

在前文論及關於楊澤對於理想的追尋與缺失後，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引述〈在中國〉與〈在臺北〉兩首詩，分別作為幻象與現實的對比。

在中國，瑪麗安，我走下一條清晨的街道，看見人們用廢棄的汽油桶當爐子，燃煤生火，在上面煮豆漿，炸美味的油果。在中國，我走下清晨的街道，聽見遠處市場的喧嘩，像剛煮沸的豆漿，初下鍋的油果不停嗤響。

在中國，瑪麗安，我站在雨後的街道，等待出殯的行列，縞素與幡旗一一走過。我看見他人的父親、母親、兄弟、妻子以及妻子懷裡的幼兒。我看見執紼的人羣，死者的親朋，好奇的孩童夾在後面奔跑。

²⁰ 楊澤：〈在巴拿馬〉，《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頁 54-55。

在中國，瑪麗安，我整裝去參加鄰人的婚禮。在中國，我端坐在街道旁臨時安排的宴席上，默默的環視周遭，喜氣迅速的感染了我——瑪麗安，我想，我想告訴你？

這是中國，我紅底金字的愛，我永生的婚約。²¹

「中國」的形象，成為敘述者理想中的和諧的社會。「瑪麗安」也如其在楊澤諸多詩中的形象——一個完美的戀人、傾聽者。為何在此要安置傾聽者的形象？筆者認為這涉及欲望層面的關係——理想的社會已經到達，欲望終於獲得滿足；對應著敘述者不斷求索的戀人，終於點頭答應那只永恆的婚約。透過此一想像，敘述者填滿主體與大他者之間的「匱乏」——即使在精神分析當中，這處於不可能的位置——此處的「在」，彷彿正是主體回歸和諧的在場。

然而，〈在臺北〉一文中，則呈現這幻象背後躁動不安的匱乏：

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在臺北，在八億國人的重圍裡，瑪麗安，我們的散步已變成不可能。一張張陌生的臉，我們的國人橫阻了你我的去路，緊閉著嘴唇，匆匆而行。

瑪麗安，我幾次想帶你切斷噪音，抄我們過去常走的僻徑到達寧靜地帶，可是一切顯得多麼無助，我再也找不到那些小路的入口。我自認的無辜，讓我覺得我們已錯入了最敏感的政治地帶：叛變、行刺、暴動埋伏四周——以及大量的生死大量的流離，以及，革命與反革命的名下，一切都帶著血腥，血淋淋的，血的感覺...

但是瑪麗安，這只是我一時的幻覺；我們並非在大陸的核心，而是在它邊緣的廣大海面。下午九點鐘的時候，假如我們像城裡其他的人從一場好萊塢的新片出來，愛與和平仍然佔領西門町...²²

兩個時空在「臺北」的交會，呈現掩蓋在和諧之下的創傷——象徵秩序的一致性，在此被實在界的創傷闖入。首先可關注的是時序的變化：下午六點鐘的血腥，在八點鐘時已成為和諧的幻象。正如〈在畢加島 之一〉當中，那隱藏在和諧幻象下的暴政經驗，創傷與匱乏被符號秩序所掩蓋。

再者則是地域的變遷。從大陸的核心，轉至邊緣的廣大海面，筆者認為，這隱喻中國與臺灣的政治關係——曾經佔領大陸核心的事實，如今只能成為生活在

²¹ 楊澤：〈在中國〉，《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頁 56-57。

²² 楊澤：〈在臺北〉，《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頁 44-45。

邊緣地區，並掩蓋那無法回歸的創傷經驗。²³

將〈在中國〉與〈在臺北〉兩相比較，理想與現實呈現既分裂又糾纏的重疊狀態。在此，我們似乎可以更關注到「瑪麗安」的傾聽者身份——詩中，瑪麗安總是以呼告的形式存在，顯示其缺席、無法追尋卻又真實存在的地位，儼然成為楊澤詩作中幻象與現實的共同錨定之點位。楊澤在〈瑪麗安，我的樹洞傳奇〉中指出：「大至集體的國族命運，小至個體的悲歡離合，我都可以時時在詩中向瑪麗安持咒祝禱。」²⁴瑪麗安的旁聽，於是成為楊澤詩篇當中，足以彌平政治、國族概念在現實與幻想的鴻溝。這即是瑪麗安的重要之處——成為楊澤詩作當中，那永恆的欲望對象，同時也是欲望出現的原因。

綜上所述，楊澤詩作中「在」的意涵，即是對「幻象與現實」、「缺席與在場」的辯證關係。「在」指出主體、大他者的匱乏，源於欲望的缺席，呈現主體與欲望客體之間，難以抵達與和諧的「不可能性」。於是驅力便圍繞著匱乏，以維持欲望，獲得快感。

三、小對形的能指置換——愛情、理想、瑪麗安

楊澤的詩作中，「瑪麗安」是其詩作的核心意象。前人研究曾指出瑪麗安具有的三重形象：戀人形象、詩人的自戀形象、母親形象。²⁵筆者認為，均可收束於對於小對形的探討當中。

拉岡—紀傑克的理論中，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小對形：「一個純粹的空隙，卻充當著欲望的客體—成因。」²⁶這指出兩個重要的特徵：（一）小對形以「匱乏」的能指形式，存在於主體、大他者的空隙中，難以捕捉；（二）小對形不僅是欲望的目標、對象，同時也是欲望生成的原因。

²³ 匿名審查人對此有不同的詮釋視角：匿名審查人指出〈在臺北〉所交疊的時空感「可能是種視角的轉換：從被層層包圍的中原想像（=大陸史觀），到認知到自己位處邊緣、面向大海（=自由、流動、海洋史觀），也就是從「彷彿在」（但實則不在）君父城邦的幻象，朝向現實（=臺北、本土）的偏移。楊澤如何建構臺灣的文化多元性、歷史重層性？如何處理臺灣（故鄉）、中國（原鄉）、西方（認賊作父——用楊澤接受訪談時的說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見解深刻。相關的探論因筆者學力不足，難以作一恰當的詮釋，故在此補足，為後續研究指明方向。感謝匿名審查人的見解。

²⁴ 楊澤：〈瑪麗安，我的樹洞傳奇〉，《薔薇學派的誕生》（新北：印刻，2017年），頁10。

²⁵ 如陳香穎：《與時間對話：楊澤詩作三大主題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便指出楊澤詩作中的「瑪麗安」具有上述三種形象。其他評論者如李癸雲、駱以軍、楊宗翰等，均有相似的觀點。上述三人對此的文獻，徵引如下：李癸雲：〈不存在的戀人——以陳黎、楊澤、羅智成詩為例〉，《臺灣文學學報》第4期（2003年8月），頁121-140；駱以軍：〈飄移在小城街道裏的囁語：試評楊澤〈1976記事1〉〉，《現代詩》復刊第15期（1990年6月），頁25-28；楊宗翰：〈楊牧、楊澤與羅智成詩中的現代抒情風貌〉，頁153-179。

²⁶ 〔斯洛維尼亞〕Slavoj Žižek 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頁233。

在此，筆者探討「瑪麗安」意象及能指的置換。筆者欲以〈給瑪麗安〉、〈一九七六記事 之二〉進行探討。

(一) 對崇高客體的書寫：〈給瑪麗安〉

「瑪麗安」作為楊澤詩作中最为明顯的小對形——那始終吟詠、打轉，卻從未得到的「匱乏」的能指——楊澤以許多的能指對其加以隱喻與換喻，對它進行包圍、徵引，卻始終失落，無法獲得滿足。

對這個能指鏈的探討，我們能否得知楊澤如何透過詩篇，面對那失落的欲望與愛情？楊澤是透過什麼樣的形象，抵禦那始終無法填滿的匱乏？這成為我們解讀楊澤詩篇的關鍵。首先可以看到在〈給瑪麗安〉中，物象繁複的意象群。

秋天的時候

瑪麗安：年輕，陌生而美麗的母親
站在一叢盛放的風信子前
遙遠的看見，從晴空那方陸續回來的自己

秋天的時候

瑪麗安走下寂靜的街道回家
手中牽著一輛半舊的單車
大衣口袋塞滿了——
河上游剛摘來的鬱金香

冬天的時候

瑪麗安站在下雪的窗前默默流淚
雪無聲的落在街道的記憶上
落在行人的記憶上
雪落在瑪麗安的窗前

春天的時候

瑪麗安醒的很遲，胸中漲滿了喜悅
她的心裡布置好了很多美麗的花...
一片鵝黃的落地窗簾
只讓一點點陽光進來

春天的時候

市立醫院一二九室的殘酷夜晚
投水遇救的瑪麗安，一又二分之一的命運...

夏天的時候
鎮上不遠的小教堂舉行著婚禮
瑪麗安說
她聽到了，
噢鐘聲

秋天的時候
瑪麗安：年輕，陌生而美麗的母親
站在一叢盛放的風信子前
她輕輕的，有點痛苦地告訴自己
她將擁有阿，她的孩子
未來所擁有的一切...

她忽然跑過去
奔過去，迎接晴空那方
陸續奔回來的自己²⁷

為何瑪麗安是「年輕、陌生而美麗的母親」？筆者認為，關鍵在於「陌生」與「母親」之間的關係——瑪麗安即將擁有孩子，成為母親，並對此感到陌生的隱喻。「從晴空那方陸續回來的自己」正如對母親所代表的象徵意義，透過自身的形象進行回溯性構建。

二、三節便是通過能指的替換，或隱喻、或換喻的描繪瑪麗安的心境轉變，以及母親身份的認同——「剛摘的鬱金香」象徵其美好、「雪」的飄落隱喻初為母親的擔憂。

情節的轉折在第五段。瑪麗安「投水遇救」，「一又二分之一的命運」意味著母親安全，胎兒危險的處境。瑪麗安的投水，代表什麼樣的姿勢、象徵意義？若依據文本，我們可歸因於產期憂鬱，如第二節瑪麗安看見雪時，流淚的反應，難以承受的憂鬱使她意圖放棄成為母親。但在此，筆者認為這個投水的姿勢，應從欲望、「崇高客體」的角度加以論之——欲望並不是獲得特定個體、滿足某些特殊的意義，而是必須不斷投入欲望的再生產。這詮釋瑪麗安為何放棄原先象徵的，

²⁷ 楊澤：〈給瑪麗安〉，《薔薇學派的誕生》，頁 156-159。

那母親的美好形象：通過放棄，它重新獲得圍繞著欲望的驅力。

若嘗試以「崇高客體」的角度論之。筆者認為可能如此：「投水」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原先崇高、純真的母親形象，在過度靠近之後，便成為一個平凡、憂鬱的普通婦女。這正如紀傑克（Slavoj Žižek, 1949-）所談論的「崇高客體」：

崇高客體指是大對體中匱乏的化身，只是符號秩序中匱乏之化身。崇高客體是無法過於接近的客體，如果過於接近，它就會喪失它的崇高特性，成為庸常的鄙俗客體（vulagr object）²⁸

再投水的姿勢，讓它重新獲得與母親形象保持距離、維持其能指的象徵意義。從後來復沓、回歸式的再次經歷「秋天的時候」、重新「迎向晴空」時，我們便獲得驅力與欲望的運作形式。

於此，我們可以得知：小對形此一匱乏的能指，依附到楊澤詩作的「瑪麗安」、「母親」的崇高形象，並以逃避、迂迴的方式拒絕那崇高形象；在主體、大他者接觸小對形，獲得同一性的和諧幻象，或拒絕，維持那想像性幻象的兩個點位之間，欲望得以不斷生產。

（二）實在界的闖入、幻象的建立：〈一九七六記事 之二〉

實在界與象徵界的關係，是藉由小對形構建起來的。一方面，小對形是實在界無法被象徵化，因而在象徵藉剩餘的匱乏之能指；另一方面，這個匱乏的能指，亦填補了這一空洞、匱乏，使人們能透過能指鏈，構建出同一性的幻象。在〈一九七六記事 之二〉便體現實在界、小對形與幻象的關係。

潮聲偃息了
夜是靜默的一叢幽黑
城市的眼在遠方的天空
不祥的發光
我退守這片散置的岩塊間
多麼像一個敗北流亡的戰士
瑪麗安，我緊緊的握住自己，提防著：
所有的絕望與愛

當我習慣了在黑暗中呼喚你的名字，瑪麗安

²⁸ [斯洛維尼亞] Slavoj Žižek 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頁 242

這彷彿就是我前世離開你的避靜海灘
這彷彿就是我前世像雲一樣飄動的
歲月，一種太真實以致飄渺的愛
瑪麗安，這彷彿就是你離開我，留給我的
絕望與愛

潮聲偃息了
夜是靜默的一叢幽黑
我倚靠在岩塊的巨影下
多麼像一名遠方來的孤獨旅行者
黎明很遠又很近，瑪麗安
你一直是我懷中的一株夢裏帶淚的薔薇。
瑪麗安，我能否把你種植成一片祥和溫馨的
薔薇色黎明，在來世的夢裏...²⁹

首段「潮聲偃息」、「夜的幽黑」正如同那無法被象徵化的實在界；「城市的眼」發出的「不詳的光線」，正如紀傑克所形容的實在界「前符號性實體的令人厭惡的生活力的搏動。」³⁰在陰影與光線的邊緣，「外部」與「內部」隔離的分界線上，實在界闖入了。³¹我們將目光返還到詩句當中，正是那陰冷、潮濕、頹廢的真實，以及內心滿盈的，對於理想愛人的呼喚之不一致，讓實在界闖入到象徵界。此時，「瑪麗安」早已成為創傷的內核，而主體仍通過對小對形的圍繞，構建幻象。

〈一九七六記事 之二〉最後的夢、來世又象徵什麼？筆者認為，此處的夢應當如此理解：二者分別處於生命的兩個端點——夢是無意識活躍之處，而來世則是生命的終結、極致。二者均為力必多（libido）施展其力量的端點。詩人通過將生與死的兩個端點，融合為一，應可視為敘述者對「瑪麗安」理想戀人的極致、依歸的幻象——生死與共的想像。在此，筆者欲引用木心對於「愛」的觀點，作為探討〈一九七六記事 之二〉的收束：

「愛」的宿命的動態使他隨時要湧向極致，而生命無極致，在愛者心目中生命太像是有極致的，生命有什麼極致呢，所以這個極致只能是死，

²⁹ 楊澤：〈一九七六記事 之二〉，《薔薇學派的誕生》，頁 164-165。

³⁰ 〔斯洛維尼亞〕Slavoj Žižek 著，季廣茂譯：《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頁 24。

³¹ 同上註。

一定是死。³²

綜上所述，本節探討楊澤詩作中的「小對形」這個匱乏的能指，實是為掩蓋「愛人、美好缺席」的空洞——在〈給瑪麗安〉中，我們可見敘述者對「瑪麗安」所展現的崇高的母親形象，並通過與母親形象保持距離，繼續敘述者對瑪麗安崇高形象的再次展演；〈一九七六記事 之二〉通過將愛人缺席的幻象，抵禦實在界創傷的闖入；並通過「夢」與「來世」的象徵，探討「幻象」的依歸與建立。

四、「父」的觀看——斜視匱乏

唐捐於〈蕩子夢中殉國考〉曾指出楊澤在愛情與家國的共通處，以及楊澤在浪子與遺少之間的抉擇：「愛情雖無關宏旨，卻以其純淨、堅持、激昂成為城邦價值的替代品。聖人生於此惡俗之世，也只能遁入薔薇學派了。所以，浪子跟遺少說，浪蕩頹廢也是復國的方法吧。」³³上述觀點對楊澤詩作主題的把握十分精妙——楊澤的詩作主題始終圍繞愛情的失落與浪蕩。詩中家國的理想，也多以愛情的失落加以隱喻。浪子與遺少，實則是匱乏與失落的兩面——浪子以其頹廢、犬儒³⁴的姿態遊歷他方，不斷以各種物象與能指，迴避創傷；遺少以其對崇高客體的固守，「作一名不懈的／千敗劍客」。³⁵

遺少的姿態，筆者認為，即是「父」，那中國古典形象的符號大他者，對於主體的凝視。於是在楊澤的詩中，可以不斷看到古典的意象與化用——《新詩十九首》與「古詩十九首」的關聯、又或者〈漁父·一九七七〉正是對屈原形象的再造與深化。關於「遺少」的姿態，筆者以〈東門行〉加以詮釋。

浪子總要回歸故土，這便構成楊澤詩作中「父」的另外一半凝視：浪子的追悔。「時間」於此成為父親的凝視：「父」的凝視、浪子的追悔，正是主體與大他者意圖填滿其匱乏的姿態。於此，筆者欲引〈二連作〉其中一篇〈不肖兒〉進行探討。

在分析詩作之前，筆者首先想要指出，楊澤詩作中的「父」並不直接現身在

³² 木心：《素履之往》（臺北：雄獅，2007年），頁131。

³³ 唐捐：〈蕩子夢中殉國考〉，引自楊澤：《彷彿在君父的城邦》一書。該文在書中並無頁碼顯示。

³⁴ 此處的「犬儒主義」（Cynicism）與古希臘哲學家，崇尚自然、德性，擯棄世俗的犬儒主義不同。原初犬儒主義對於世俗、政府的鄙視，或成為現代犬儒主義的享樂、依戀方式——「意識形態以最具欺騙性的方式維持著它對現代犬儒主義的把控：啟蒙的現代犬儒覺得，自己已經對意識形態的運行機制瞭如指掌，並自信能逃脫意識形態的控制。或許，這的確可以解釋現代犬儒主義的關鍵聲明——『現代犬儒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但他們還是這麼幹了。』」筆者認為，在楊澤詩作的「浪子」形象中，敘述者對「父親」的態度近似如此——知道意識形態的施行機制，並以換喻、「認錯」的方式，保持著與創傷的距離。上述引文引自〔英〕Ansgar Allen著，倪劍青譯：《犬儒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頁207。

³⁵ 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人生不值得活的：楊澤詩選》，頁13。

場，且與瑪麗安の間離、旁觀不同。「父」，呈現出一種「反身性觀看」的特點。筆者先行引述一段文獻說明：

在拉康看來，這種從看到自己凝視自己中獲得的自戀式的滿足是一種為了逃避由外來凝視造成的客體化結果的防禦性機制。作為一個藝術家，每當我看著鏡中的自己畫自畫像的時候，我都看到自己在凝視著自己，但我看不見的是「大他者」不可見的凝視。為了被認為是值得認可的，我無意識地向「大他者」展示著自己。³⁶

引述此文段，實是想指出「父」的形象，是在敘述者觀看、懺悔自己的過程中，通過書寫、展示逼顯出來。這同時也符合拉岡對於「象徵父親」的態度——無論父親是否現實在場他都具有法規的威力，因為他已成了一種普遍的象徵符號了。³⁷這現象同樣出現在楊澤的詩作中：敘述者並非以直述的方式，描寫一個真實父親，或者父親的形象，而是敘述者通過自我觀看的方式，想像父法的視線如何觀看敘述者自身，回溯地建構「父」的形象。

（一）遺少的姿態：〈東門行〉

我終於卜居了下來
在古代的城牆附近。
青山橫北郭。
白水繞東城。
娶了妻，生了子的我
哦，是如何如何的
不同於去日
痛飲狂歌，飛揚
跋扈的自己：
「拔劍東門去
兒女牽衣啼」
一千多年後
詩人啊，我卻把你的劍
沉埋於城牆下

³⁶ [美] Steven Z. Levine 著，郭立秋譯：《拉康眼中的藝術》（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01。

³⁷ 杜聲鋒：《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臺北：遠流，1988年），頁142。

一千多年後
 當天下寒士
 俱被廣廈所收買
 驅車出東門
 望著大道盡端的落日
 我看見亂雲正雕塑著：
 一個古代寒士
 獨立蒼茫的形象
 ……³⁸

對典故的運用，在此筆者欲先行論述：楊澤詩作中，這些出現的典故，無論是以形式的方式，如〈無軌電車〉化用《詩經》四言、復沓的句式；抑或以「漁父」、「東坡」、「聖人」等大他者的符號形象，均可說明楊澤之「用典」，具有戀物 (fetishism)³⁹置換的性質——通過用典，一方面主體能「斜視」此一戀物背後的匱乏、創傷，另一方面則與創傷保持距離。筆者認為，遺少那堅持理想的姿態，便是透過上述與創傷、崇高客體保持若即若離的一定距離。

若聚焦在詩作當中，符號大他者便是那「古代寒士」，寒士的孤獨，在於堅持理想，不與世俗合汙。「當天下寒士／俱被廣廈所收買」一句，化用杜甫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理想遭受棄置，只剩下那欲望的替代物——廣廈，以及變節的寒士，在千年後的世間。這如何不使得遺少憤恨呢？

遺少又能如何？只能驅車出東門——此時的「出東門」已經不同於樂府〈東門行〉為飢寒所迫的情境。「出東門」是為保存那已然衰敗的「寒士」氣節之出遊——此時，與「古代寒士」的想像情境，正是符號大他者與主體匱乏重合之處。遺少的姿態便在此顯現——在「儒者」此一文化大他者的凝視下，成為一個堅守氣節的主體，成為大他者的凝視對象。

若將「遺少」的姿態，與第三節探討的「瑪麗安」進行對讀，可見楊澤詩作中欲望對象的轉移——原先將青春、愛情、理想的美好形象，凝縮而成「瑪麗安」的情人、女性形象的書寫，在後期楊澤的詩作中，轉換成對「父」的愧疚感；在原先對瑪麗安的呼喚與追尋中，詩人經過時間的洗禮，轉而將目光拉回至被忽略的現實，開始認同符號大他者的「寒士」形象。轉而向社會、符號秩序展開認同，筆者認為，「遺少」應注重其「遺」所蘊含的「哀悼」成分——對理想幻滅的書

³⁸ 楊澤：〈東門行〉，《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頁 76-78。

³⁹ 「戀物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因應現實的妥協功能，它讓我們的焦點轉移到迷戀之物上頭，保護我們的自我不會被殘酷的現實給擊垮。」引自蔣興儀：〈誤入迷途的紀傑克：以米蒂亞作為主體性之典範的謬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49 期（2014 年 6 月），頁 71。

寫，以及堅持對符號大他者的認同。

(二) 浪子的追悔：〈二連作〉中的〈不肖兒〉⁴⁰

像個浪蕩子
原諒我吧
時間
我一向未曾
哦，謀面的老爹⁴¹

於〈不肖兒〉當中，浪子的呼告對象，便是難以捉摸的「時間」。在此，楊澤將「時間」擬人化，成為〈不肖兒〉中的「時間老爹」。⁴²為何要將時間「擬人化」？筆者認為，這歸結於浪子對虛擲時間的懺悔。為了表明此一懺悔，便將「時間」擬人化為「時間老爹」，並對之臣服。這彷彿是再現伊底帕斯情節——放棄「想像的陽形（Phallus）」，放棄對回歸原初大他者的想像，轉而認同父親、認同符號秩序。⁴³

另外，此處的關係亦可從「凝視」的角度探討：主體對「時間」這一失落客體進行凝視，同時將這個客體擬人化，成為「時間老爹」這一大他者；此時，主體「凝視」小對形，但「視線」則是屬於小對形的，意即小對形早已在主體無法看見的據點「回望」主體。⁴⁴筆者認為，這個回望的視角，正是時間老爹，即大他者的欲望與視角。

像個浪蕩子
（不識好歹
不自檢束的
不肖兒阿）
我知道
我錯了⁴⁵

⁴⁰ 〈不肖兒〉一篇，引自楊澤：〈二連作〉，《新詩十九首》，頁 34-38。

⁴¹ 楊澤：〈二連作〉，《新詩十九首》，頁 34-35。

⁴² 「時間我一向未曾哦，謀面的老爹」引自楊澤：〈二連作〉，《新詩十九首》，頁 35。

⁴³ 相關論述可見於〔英〕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頁 214-219。

⁴⁴ 「視線成為觀看行為的客體，或者更精確的說，是視覺驅力的客體。在拉岡的理論中，視線因此不再屬於主體這一邊，它是大他者的視線……觀看的眼睛是屬於主體這邊的，視線則是在客體那邊……當主體觀看客體的時候，客體總是已回望著主體，不過是從主體無法看見的據點回望。」〔英〕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頁 119。

⁴⁵ 楊澤：〈二連作〉，《新詩十九首》，頁 36。

上述文段中，「時間老爹」並沒有以任何的口吻來評判「浪子」的錯，但敘述者卻不斷以「知錯」的呼告，進行對錯誤行為的辯解。這個他者的視線，也正是〈不肖兒〉中，主體產生焦慮的根源。綜上所述，「父親」的意象，在楊澤詩作中正是符號大他者的形象呈現。楊澤詩中「父」的凝視之下，「遺少」的欲望與符號大他者的欲望重合；而「浪蕩子」則因父的凝視產生焦慮，進而選擇臣服於象徵父親的符號秩序。

五、結語

本文以拉岡—紀傑克的「欲望」、「小對形」的概念為基礎，探討楊澤詩作中的「匱乏」書寫。其書寫目的，在於嘗試以精神分析中的「匱乏」概念，為現代詩研究提供一理論層面的視角，拓寬研究思路。

本文的啟發之處，首先在於通過將楊澤詩作的意象，與拉岡的「小對形」觀點進行對讀。⁴⁶筆者發現，楊澤詩作的「意象」，支撐起楊澤對於愛情、理想、家國的幻象，「意象」在此時成為了「崇高之物」。若推而論之，在現代詩書寫中，關於這種求索的姿態與意象，似乎均可以上述的結構進行分析——如以洛夫為首的「軍旅詩人」對於「家國」、「革命」的想像；若擴及到其他文類，如小說，「新世代小說」所嶄露的溝通之困難、障礙，⁴⁷筆者認為也可納入「匱乏」書寫的範疇，加以分析。這種集體所產生出對於「匱乏」的書寫現象，儘管其內核與主題因諸多因素有所差異，作者自身的生平同樣也需要進一步考量，但從其表現出的共象——疏離、迷失、頹廢的書寫風格——應可以一較為廣泛的視域加以探究。

再者，關於「瑪麗安」的女性形象書寫，以及「老爹」、「浪子」的男性形象書寫，或可以「大他者」形象的差異詮釋：楊澤對於愛情的缺席、呼告，以及對於家國頹敗的在場、留戀，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美學風格與對話方式——女性「瑪麗安」的唯美，對應了敘述者身為男性的殘缺與匱乏。應可成為本文的啟發之一。

⁴⁶ 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意見提供。

⁴⁷ 「新世代小說」的名稱，許多論者如黃凡、林耀德、王國安等均有使用。在此筆者引述侯作珍對「新世代小說」的範疇與特點。「學界一般認為，新世代小說多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表現出一種迷失、虛無或遊戲的傾向，但如果從現代主義的角度切入解讀新世代小說，將可發現新世代小說雖然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但其作者並未盲目附和後現代主義對自我與主體的根本解構，而是努力為自我尋找新的出路，並未根本放棄對於某種主體性的深層信念。」筆者認為，「新世代小說」以「語言遊戲」的後現代主義姿態，呈現出現代主義式的抵禦異化，是一種「匱乏」的情境：強而有力的同一性自我已然消亡，但仍意圖回歸、復返的悲劇姿態；同時意識到回歸的不可能，只能以遊戲的面具抵禦。這種姿態所隱含的犬儒主義，即是一種「匱乏」的樣態。因文章內容所限，若詳細探論可能淪於雜蕪，故在此僅供引述一條論述的可能路徑。文段引自侯作珍：〈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現代主義在新世代小說中的呈現〉，《東華漢學》第10期（2009年12月），頁391。

最後，筆者認為臺灣現代詩中的「匱乏」書寫，尚有可繼續拓展之處——本文雖多在處理楊澤詩作的內部詮釋，但對於時代氛圍與詩作之間的詮釋，時代與國族的「匱乏」、「創傷」書寫，亦是可成為臺灣現代詩中重要的關注點之一。在關於楊澤的前人研究中，陳允元〈徬徨者與信仰者——論七、八〇年代之交的楊澤詩及時代意義〉⁴⁸指出楊澤詩作呈現出「詩之純粹」與「現實苦難」的衝突、國族想像的偏移。筆者認為，該文已為我們敞開一條探論關於「匱乏書寫」如何緊扣時代、國族的可能途徑。

而若將重點置放於文學、精神分析理論的運用上，劉淑貞〈「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⁴⁹一文，以香港「消失」、「匱缺」的歷史為核心，指出韓麗珠以「消失作為方法」，直面香港歷史與現實的路徑。該文從精神分析的視角，為我們昭示「匱乏」作為一種回溯、構築文學視角，乃至於重構國族認同的可行性。筆者以此認為，關於台灣文學中匱乏書寫的探論，能以該文作為參照，進行延伸、擴充與詮釋。

⁴⁸ 陳允元：〈徬徨者與信仰者——論七、八〇年代之交的楊澤詩及其時代意義〉，《臺灣詩學學刊》第 13 期（2009 年 8 月），頁 57-82。

⁴⁹ 劉淑貞：〈「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東海中文學報》第 43 期（2022 年 6 月），頁 75-114。

徵引書目

(一) 專著

- 木心：《素履之往》，臺北：雄獅，2007年。
- 杜聲鋒：《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臺北：遠流，1988年。
- 楊小濱：《欲望與絕爽：拉岡視域下的當代華文文學與文化》，臺北：麥田，2013年。
- 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楊澤詩選》，臺北：元尊文化，1997年。
- 楊澤：《新詩十九首》，新北：印刻，2016年。
- 楊澤：《彷彿在君父的城邦》，新北：印刻，2017年。
- 楊澤：《薔薇學派的誕生》，新北：印刻，2017年。
- 鄭慧如：《台灣現代詩史》，新北：聯經，2019年。
- 賴俊雄：《批判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新北：聯經，2020年。
- 顧蕙倩：《臺灣現代詩的浪漫特質》，臺北：秀威，2009年。
- 〔英〕Ansgar Allen 著，倪劍青譯：《犬儒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
- 〔英〕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臺北：巨流，2009年。
- 〔法〕Jacques Lacan 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2001年。
- 〔斯洛維尼亞〕Slavoj Žižek 著，朱立群譯：《幻見的瘟疫》，臺北：桂冠，2004年。
- 〔斯洛維尼亞〕Slavoj Žižek 著，季廣茂譯：《斜目而視：透過通俗文化看拉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斯洛維尼亞〕Slavoj Žižek 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
- 〔美〕Steven Z. Levine 著，郭立秋譯：《拉康眼中的藝術》，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

(二)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李癸雲：〈不存在的戀人——以陳黎、楊澤、羅智成詩為例〉，《臺灣文學學報》第4期，2003年8月，頁121-140。
- 侯作珍：〈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現代主義在新世代小說中的呈現〉，《東華漢學》第10期，2009年12月，頁361-394。
- 陳允元：〈徬徨者與信仰者——論七、八〇年代之交的楊澤詩及其時代意義〉，《臺灣詩學學刊》第13期，2009年8月，頁57-82。
- 楊宗翰：〈楊牧、楊澤與羅智成詩中的現代抒情風貌〉，《文史臺灣學報》第11期，

2017 年 12 月，頁 153-179。

趙毅衡：〈符號學第一悖論：解釋意義不在場才需要符號〉，《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2 期，2018 年 3 月，頁 1-6。

劉淑貞：〈「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東海中文學報》第 43 期，2022 年 6 月，頁 75-114。

蔣興儀：〈誤入迷途的紀傑克：以米蒂亞作為主體性之典範的謬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49 期，2014 年 6 月，頁 59-104。

駱以軍：〈飄移在小城街道裏的囁語——試評楊澤〈1976 記事 1〉〉，《現代詩》復刊第 15 期，1990 年 6 月，頁 25-28。

（三）學位論文

陳香穎：《與時間對話：楊澤詩作三大主題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羅逸晉：《存在之匱乏：論拉岡「慾望原因」之概念》，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